夷堅志

夷堅支丁目錄

卷第一　十二事

南康神惠廟碑　王百娘
徐熙載禱子　建康太和古墓
三趙失舟　德興潭魚
楊戩毀寺　禁中凉殿
韓莊敏食驢　郭大夫
王大卿　營道孝婦

卷第二　十四事

小陳留旅舍女　燕太尉楼

吳庚登科
顧百一
黃衣婦人
安妾柔奴
盛八總幹
大善寺白衣人
圓潭墜鍾
張次山妻
范之岡妻
張承事女
龍谿巨蟹
朱巨川

卷第三十七事

如皎鹿母
石城廟神
陳恭公祖墓
廖氏魚塘
李氏紅蛇
海山異竹

寶華鍾
阮公明
人魚胭脊鳥
卞山佑聖宮
圓真僧粥
虞一殺螺
鄭行婆
嘉興道人
祈王龍叙
班固入梦
張四海螄

卷第四 十五事

林子元
楊九巡
書吏江佐
張妖婦巫
治湯火呪
袁娼妍

許成悖母
袁廿九
丘岑食蕈
繆夫人
王益之
朱四客
武昌客舍虎
黄狀元
江莊敏宅

卷第五十四事

潘見鬼理冥
潘見鬼卜
夏巨源
李朝散
蛇蠱瘟
蜀梁二虎
建康空宅
鏡風鋪兵

義烏孫道　海口鎮鱖魚
黟縣道上婦人　淮西牛商
李晉仁喏樣　醉石舞袖

卷第六十一事

上饒徐氏女　證果寺習業
陳六官人　阿徐入冥
成都趙郡王　劉改之教授
烏江魏宰　南陵仙隱客
永康太守　成都鬼哭
施德遠夢

卷第七十三事
張元善水厄
四祖塔
郭節士
金郎中
三將軍
信州鹿鳴燕
張方兩家酒
餘干譚家蠶
靈山水精
郭教授
馮資州壻
蕪湖龍祠
丁湜科名
卷第八十四事
趙三翁
建昌士人

潭州都監　范斗南妾
陳堯咨梦　龍溪縣祟
宋提舉侍姬　劉監丞
王甎工虱異　王七六僧伽
西湖判官　周女買花
陶太尉庙　仇邦俊家

卷第九十一事

戚彥廣女　陳靖寶
鹽城周氏女　單志遠
清風橋婦人　淮陰張生妻

王直夫
竇致遠
楚州癡僧後記
張二姐
潘譓叔

卷第十　十二事

鍾離翁詩
潘元寧甓夢
櫻桃園法師
李夢且兄弟
江右掃廟
平陽杜鵑花
蜀獼猴皮
王左承進用
鄭道人
王待晨
張聖者
陳元紫姑詩

夷堅支丁目録凡一百三十三事

夷堅支丁卷第一　十二事

南康神惠庙碑

大觀三年秋長樂陸端信蘊自太常少卿坐議原庙不合謫為虔州瑞金令其弟端礼藻在京局亦丐去得武夷冲佑觀隨之官是歲九月戊子夜梦檥舟江皐登北岸見堂殿嵩深一丈夫衣冠甚偉前揖曰吾順濟王也子何為至此然吾祠宇方興子當為吾記仍書之藻逡廵謝曰欲作記須刻石此無碑材欲書則字畫不工且名字湮微不足為重乃以中朝達官某人言曰王其諉之王色莊聲厲曰誰謂南康而乏

碑材誰謂逹官吾不知也但記而書之勿辭藻拱曰
敢不敬奉命王色定延之以入脩廊曲檻花木掩映
若圖畫然父之語曰吾今脩行子行歸矣當以順風
奉送又曰風之順逆亦非可私特世人弗知耳之儀
有武夫磬折廷下王顧曰今日風色何如對曰順風
也王笑視藻曰可去矣相與行至林麓閒而别王登
車、制絶異藻請其名王曰禹乘四載以治洪水此
其一也即與徒御去如雲煙藻矍然而覺十一月罷
祠入京調南安軍馬康城復歸瑞金政和元年八月
至官二年二月甲辰夜梦中恍惚若見王者後數日

邑民来告蜿蜒之物見於橋者三日矣請各献地創為神惠庙以奉王靈三月甲子相地越十日甲戌神見於祠所於是庙成藻念昔歲之梦王云南康盖令涖官之處其所建立乃江之北岸也遂為作記以八月丙午立石於庙中石刓敝不耐久淳熙十三年知縣李秩重刻之今見存 事見陸碑

王百娘

明州王氏女百娘少孤寡無依其舅陳安行舍人每携以之官連歲苦疾疢紹熙三年夏忽患瘖聾不能與人接僅識字每有所欲但於紙上書之陳批諭使

投誠觀音大士冀或慈憐因晨夕礼拜不怠每假寐如入定狀乃見端嚴瑞相訓誨拳、且勸以作礼西方阿彌陀佛乃親授四句偈語偈曰淨土周沙界云何獨礼西但能回一念觸處是菩提又云可普勸持誦曾未踰月二患頓愈元不假醫藥之力陳謂其一念純至應荅如響為鏤板以廣其傳

徐熙載禱子

樂平徐熙載只有一子以淳熙甲午歲八月二十四日亡明年徐寓舒州宿松令鍾炤之館舍值子初朞詣南臺寺供佛長老宗悟陞坐為舉唐顧况之子非

熊再生為顧氏子之事且云吾有覯音聖相極靈異令以相授能刋板印施必獲報格徐敬而受之携歸書齋鍾令為喚匠者於郡城踰月方至啓像匣視之已有黄蜂作三土窠如龍眼大其子同時飛出二巨者甚健一細者甚弱羌不能相追隨鍾令喜曰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兪它日當生有三丈夫子矣明年果以八月二十四日生男名曰伯仁考諸考五行命書實為還魂格継又得兩男但季子秀而不實符弱蜂之應云鍾令嘗為之序

建康太和古墓

建康屯駐中軍教場在城外其一隅有堆埠坡陀突兀相傳古墓也統制官成彥信以其妨碍毬馬奔馳且妄意冢中之藏銳欲去之夜梦一女子衣裳冠珥不似時世結束年可三十許顏皃美麗泣云妾處此八百余年矣遺骨棲〻幸而得存今聞欲見發掘倘於人不至深害願止此役無使泉下起暴露之歎成覺以告同輩咸勸其罷議堅不從竟命徒削平果得冢穴具磚甓上有晉太和年月鐫記盖海西公在位時妃嬪葬處雖骸骴不存全而粧奩鏡臺盆杅之屬

皆精金所製凡数百兩悉掩有之自以為得策未幾一阜隸從臨安來謁言見執趨走之役於甘太尉門下今此軍郭都統本太尉所引薦而近者頗忘恩背德故使我來語君託容廉其過欲行罷斥若能裒具其實上之當擢君為代成大喜信以為然厚犒之即釀織十数事示所親且其性不能謹又漏言於人郭聞之憤怒摘其罪舉劾之坐削職秩使白衣自効是時淳熙十一年景裴弟倅貳達康亦識之經十余年後帥皆謂家賊難防莫肯收置戎列無由可復故物知之者以為陰譴致然所謂甘氏之隸蓋亦常、至

諸軍傳達主公之意旨後以過遭逐猶冒循舊態故成生不以為欺成生故開府儀同三司閔之子記其名不甚的

三趙失舟

江東總管趙氏屽說淳熙十二年宗室中有叔姪三人自臨安調選歸其所居同邑當四五月之交共買小舟經吳興過溪中一灘日午風大作天色晦冥若有物執其柁即時淪覆幸水淺得不溺死既達岸茫不知為計俄一籠漂至前視之則叔敕誥袍鞾之屬雖遭淬浸略不汙濺叔甚喜二姪泣曰叔已無所憂

惱柰我等何繼又一籠至二姪文書在焉日已暮投宿村舍凌晨徒步而出見田父荷鉏治地望其倉皇愁窘問之告以故父曰盍往問趙法師可知底蘊也且語其處居遂行訪之亦宗室素相善者趙歷扣曲折云彼處乃小小川瀆何能壞舟舡必有異吾行制神鬼術當相為考召立可見矣作法才畢鬼物已盈家其為首者蓋向所遇田父也趙責數之仍索舟中物一一皆在悉為此鬼家屬服用若都城所買冠珥首飾則婦女掩為裝具趙怒罵曰汝既溺人舟又竊取所賫安得逃罪欲行繩治次對曰某忝為當界土

地前此數日被城隍司公牒指名覆此舟諸物皆據牒交領惟三人誥命及制書非籍中所載旋送還之矣牒見存可驗矣視趙取而閱之竟無以罪於是釋使去

德興潭魚

德興縣鄉落間名失其有大潭四十年前一巨鰍出沒其中身如葦席兩領長濶每出遊泳輒有小者數十從之亦各長三四尺居民見之熟不以為異其道人自江西至與居者言此物不可不去若停留更久將為里社與大災諸人倘見信肯出錢稍與我當為去

之於是村疃遠近共約許以三十千道人曰吾必俟見効然後告行使采刈水蓼無問新舊乾湿悉貯於巌竹籠中凡数日所得盈岸乃舉置於潭翌日曉露坌起障塞潭面零雨零、一聲震響如雷徐即開霽則自潭上剖成深溝徑各数尺巨鰍由之而出赴江中群魚尾随者十餘頭曝於泥沙不能去村民争取以食一鄉喜賀謝錢如約付之道人受已即辭去然無有尋其鄉里姓氏者邑士張增師川親見之為景裴說　右三事景裴說

楊戩毀寺

崇寧以來既隆道教故京城佛寺多廢毀先以崇夏寺地為毀中省政和中又以乾明寺為五寺三監楊戩又議取太平興國寺改為邸店及民舍以收僦直初拆其正殿瘞物佛像于殿基之下至于支体破裂已而戩病亦胷腹潰析而死時中貴復有欲毀啓聖院者坐是乃止李方叔侍郎說

禁中涼殿

政和間詔於禁中之西南營一涼殿為雄屋四重數十楹既成將洎日游幸扃鑰甚嚴每夕命小黃門兩人守直其處時已多暑但對寢於樸水下夜未半聞

内外唶嗚叱咄聲殊美厲竹夫人相逐躍舞不容交
睫顫悸徹曉以告知省盧太尉盧别易兩輩往說其
怪亦然猶未深信親往驗之才至殿外正門乾然自
啓盧遽入即有人鎖其扉以至第二第三重皆然望
其中燈燭輝赫寒風肅然哲宗南面坐嬪御列侍巨
璫郝隨劉友端輩十數人拱立見盧至喝曰盧某何
不起居盧汗流載拜繼呼使前宣問曰汝來何為也
對曰被旨洒掃新宫不知聖靈在此觸突天威死有
余罪帝意怒不釋曰汝歸去說與官家這些个屋也
不讓得與我盧曰恭領聖旨又拜而退每出一門隨

即施鎖盧明日白奏不敢盡言唯云車駕乞須未往遂虛而不居盧之孫居於豫章東湖上爲客話此張才南說

韓莊敏食驢

韓莊敏丞相嗜食驢腸每宴客必用之或至于再三欲其脆美而腸入鼎過熟則縻爛稍失節則堅韌庖人畏刑責但生縛驢於柱才報酌酒輒施刺其腸抽腸出洗治畧寘湯中便取之調劑五味以進而持紙錢伺於門隙俟食畢放箸無語乃向空焚猷爲在秦州日一客中席起更衣自公厨傍過正見驢𩌏咆頓

柱下皆已刳腸而未即死為之悚然客生於閩中常食此肉自此遂不復挂口韓平生嚴毅令行禁止罷相之後出鎮長安時藩鎮庭參之議久廢唯初到日聊一講韓會五日一為之僚吏厭苦一旦得小詩於屏上其詞曰五日一庭趍全如大起居相公南面坐只是欠三山呼韓讀竟畧不動色徐言却是我錯了於是改令每日遇坐廳則為之謗者亦息人服其臨事不惧堅彊有决云 徐端立說

郭大夫

郭大任掃除和州妖祟見於庚志中其子雲居平江

調知杭州於潛縣未赴上夢入書室有人授以錢數百米數升曰是君平生祿料也寤而不樂以為所事若是之薄前程事可知矣自此不復詣彼處久之恍如有所遇寫仳離書與妻楊氏楊氏和王女也伉儷十余歲生男女三四人矣捧書悲泣莫知所為雲出居外舍累月親朋爭勸挽使歸楊氏之兄子靜樞密鎮江陵過其家取離書焚之然遂與妻異寢不復受俸料官期至不肯往自宣教郎積年勞數進秩當轉大夫文書到吏部趙子直為尚書持之不為上鈔曰安有卧家十五年不仕宦之理符平江審其存亡陳

公亮以提刑攝府勉使到闕始獲拜命閤門以無近歲倖壓又以為疑宛轉料理乃得放見注嚴州建德窐時紹熙四年也雖居閑而意緒常怨〻四月十八日中夜呼忽其子曰吾神志大不佳惧有禍至予驚怖問所以然語聲浸低殆不可辨越六日不起盖二十五日當支料錢故先一夕而沒才年五十三其壻翁濤為饒州推官説此

王大卿

王秀德尚之以故九卿起守平江到官僅一月而卒府僚合力為治喪臨入歛尸忽猛張不可容其子泣

告衆曰先人頃自作壽具頗為華壯在家之日每小有不適輙偃卧其中或至三兩夕尋常見之則喜笑必引手摩拊今寄於震澤一甲僕家料神靈欲是物送中終故顕此異若急遣人取之載以小舟不兩日當可到於是用盃珓審其可否一擲即听香煙才息尸已如初翌日元棺至遂克斂時郭大夫雲方下世其家以五十万就買新置者而用之翁鄰子遴說

營道孝婦

道州營道縣村婦養姑孝謹姑寡居二十年因食婦所進肉而死鄰人有小憾訐其腊毒縣牒尉薛大圭

往驗婦不能措詞情志悲痛顚即死薛疑其非是反覆扣質婦曰尋常得魚肉必寘廚内柱穴間貴其高燥且近如此歷年歲已多今不測何以致斯變薛趍詣其所見柱有蠹朽處命劈取而視乃蜈蚣無數結育于中愀然曰害人者此也以實告縣婦得釋予記小說中似亦有一事相類者薛字禹圭河中人予嘗誌其墓

夷堅支丁卷第一

夷堅支丁卷第二十四事

小陳留旅舍女

黃寅字清之建安人政和二年試京師未到六十里抵小陳留旅舍寓宿夜將二鼓覩書且讀聞人扣户聲其音嬌婉出視之乃双髻女子衣服華麗微笑而言曰我只在西邊隔兩三家住少好文筆頗知書所恨墮於女流父母即令習針縷之工不遂志願今夕二親皆出姻知家赴礼會因乘間竊步至此聞君讀書聲歡喜無限能許我從容乎寅留與坐即撿書冊翫誦又索飲具酒欵接微言挑謔詈不羞避遂就寢

雞鳴而去復約再會往來凡半月店媪訝其無故而久留其所親柳仲恭者過而相遇拉以同入都女子已知之倏来告別携手而泣寅發篋中銀五兩以贈旦而行可二十里地名柳林子見一庙神坐傍侍女宛然是所遇者詳觀之其色赧赧然若負愧之狀紙裹墮側銀在於中初未嘗啓視也

燕太尉楼

燕達太尉元祐初以殿前都指揮使終於京師家有楼甚宏麗其孫詁年十三歲頗剛果一夕見吏士數十輩擁一男子着淺黄衫裹青荷巾執白羽扇径登其

楼歌舞童女繼至男子正中坐衆姬以次奏伎酒行正洽詰自隙窺之喚僕妾執器仗欲上才至梯半闻空中人厲聲曰漢王子在此不可無礼逮到楼閒無所覩而酒殽果實在爲所用樽罍乜着悉燕氏物也高明鬼瞰其語誠然自後不復至

吴唐登科

吴五承事人合州赤水縣人其家頗饒於財傳四世皆一子專務陰德凡可以濟衆賑貧者無所不盡至五承事遂生两男其壻張溥司户勸其次子庚讀書招邑士張垣於館舍及赴鄉舉垣黜而庚預薦将就

類試乃捐百百千結同舉勾龍渙以為助迨入類場中則兩人分坐東西廂是歲紹興丙子場屋嚴肅不得相往來庚才短思澁窘迫無計髣髴見垣在側取其試卷一揮而成文凡三日皆然遂中高等張溥扣其所著畧不能言溥曰正使全出勾龍手獨不稍記梗槩以荅交游間問訊者乎庚曰與庚龍對廊坐遠甚失望非賴張先生力殆成曳白矣溥感垣之德亟往見道謝垣駭曰垣既不發解何由入得類場君無戲我俄庚亦來謝垣怪嘆其異曰是亡它乃君家累世陰隲彰聞天地神祇故以善祥相報爾庚登科調

果州相如主簿按登科記丁丑牓無此人姓名疑未必然或年歲有誤也

顧百一

温州村落一山去城市遠無人買佃但名為官山乾道中農民陳李兩叟各斸地種粟閒深處有哭聲甚哀輟鉏听之俄又聞其傍一人慰觧之曰不須憂明日有車頭大洋擔火麻人顧百一當替汝矣明日陳李復往正見擔麻者來問其姓曰顧問所居曰車頭大洋於是為説昨事力挽之囬言若不相信必死于鬼手顧喜謝與之俱還將至家未及門立化於道

黃衣婦人

安自強字行老紹興二十七年為荊南安撫參議官其子勵令幹僕魏璋以十月一日買黃牸牛并其犢既殺犢為脯矣才數日又欲屠其母先一日勵夢一婦人着黃衣泣拜無數懇言曰女子已遭官人剮了乞恕妾命勵未及對其人相隨申訴不已遂寤為表弟盛采話其異且扣魏璋乃知已縛犢牛方擬屠剥勵大悔悟弃死犢餘肉於江而牽牸付與化寺終身不食牛

安妾柔奴

蜀人安自牧喪妻之後買妾曰柔奴付以閫政恃主人寵嬖恣横頗甚一婢安兒産子方滿月用計殺之而逐其母乾道七年自牧以置制司幹官卒於成都其家歸常州寓居新興寺柔奴感水蠱疾歲餘而死所親盛子東及諸安族来弔以俟大殓命僧修設薦嚴方呪亡位食尸忽自起而坐衆駭懼奔走唯一老僧獨留不去曰此尸蹷尔何足畏伸脚蹷之倒亟舁入棺歛以為積惡之報

盛八總幹

盛八總幹者名挺字特夫開封尹章之族孫也寓居

潤之金壇縣小曲觀生三子長曰木登進士第次曰栗季曰果紹興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晡後忽有異怪起甲士鐵馬可百輩各長三寸分兩陣馳驟戰鬬於庭除凡歷半月日增數十騎稍聞金鼓之聲喧鬧特甚挺不勝駭憤拋大磚亂擲則散走門堂庖廁隨處四集或遺下弓矢刀矛皆絕小而形製悉具是日暮乃不見一家不知所為歲未終挺卧疾不起而卒木待次楊州教官繼死栗忽失所在罄力搜索杳不得其蹤跡妻徐氏懼禍之延亟挈孫幼往常州依表叔安自強同居始得息勵鬼為妖若是未之聞也

大善寺白衣人

恩平郡王娶司農丞王楫女其家因是寓居於越府大善寺之羅漢堂次子元卿出入王府董督修繕之役率意營築凡所謂方隅禁忌一切不問淳熙十三年四月得病危困迁泊外書房中二十六日晡時似梦非梦見偉人長可九尺衆唐巾白衫黑帶謂之曰汝犯九良星當死故来報汝有一法可以禳治今夜三鼓當有二人神来必不利於汝宜取木一截覆以衾置於床上却用物籍地而卧可脱此厄元卿頓首奉戒纔半夜二〻神果来奇形猛狀獰惡可怖營〻忽

忽若尋覔之狀俄劃然有聲唐巾者出曰可賀可賀彼已為齏粉矣舉手拽之二物遂去元卿謝曰不知尊神為是何靈祇而蒙委曲救護如此曰汝前生事我極謹是以救汝無用問其詳疾步而出至旦視衾內之木碎如柹屑矣病從此愈思報其恩而不可得憶昨見時衣衫頗故敝乃以絹兩疋作大衫具疏并楮鏹焚獻之其兄正卿嘗作記

圓潭墜鐘

福州長溪縣境有圓潭者水深叵測左右有徑路通商賈往來而變異靡常曾有荷檐而過者見一徑頗

廣塼甃整潔且多金銀器物弃擲于地人爭趍之則没於潭中不可得紹興三年近居村民姚叟當秋夜聞鐘聲鏗訇響振山谷偕二子乘月往觀之正見一鐘墜于潭、之側三寺環繞僧知其異明旦各持誦經呪投牒請禱冀得鐘左右二寺皆邀然弗應惟中寺才擲牒水即湧高丈餘鐘隨而浮上僧具威儀梵唄迎以歸其重三千斤双龍蟠結精巧特甚安奉於寺楼上継此一潭帖然不復有異數歲寺遭火一空獨鐘楼屹然不動

張次山妻

洛陽張濤次山宣和甲辰為宿州户曹喪其妻是歲冬入京參選因南至休假日遊相國寺於稠人中與亡妾迎兒遇驚問之曰尔死已久何因得來此對曰見伏事媽媽在城西門外五里間一空宅居官人可以明日飯後來彼相尋迎兒當迎候于路張如其言果見妻、泣曰訴我坐平生妬忌使酒任情在此受苦君幸少駐可見也至晡後聞騶哄傳呼旌旆劍戟儀衛甚盛紫衣貴人下馬入正廳一行從卒悉變為獰鬼阿旁形狀運長叉椹妻至前斬首且析其四体為數十段已而復生鞭訊痛楚移時紫衣去一切如

初來時妻曰每日受苦如此須請泗洲大聖塔下持戒僧看誦金剛經方免茲業明日更至此觀之及期所覩如昨但只加執縛不復斬爨紫衣問曰汝必曾發願故惡業漸消可實告我妻具對即合掌曰善哉善哉勉之既去妻與夫訣張調官東下至泗洲設齋賽經回向畢再詣京城西莊無所見其夕夢迎兒云媽媽傳語官人謝經文資薦為士人家男子矣紹興中濤知常州其壻安勸說

范之綱妻

會稽士人范之綱居於城中壯歲下世有兩子能謹

畏治生日以給足其母早夜焚香敬禱天地百神旦誦經五十遍凡十餘年未嘗少輟淳熙元年下元日設三官醮供事甚勤燭下一神人出現語之曰婆、年來家道長進兩个兒子留意産業孫男女五人仍有奴僕又色老身安強無疾病居于塵世真不易得此外更復何求而朝、暮、香火臻至如此願聞所欲毋謝曰老妾感謝天地護祐一家百無所望只願安然得飽飯吃神曰衣食定不缺若欲安然得之恐難也語畢而沒予謂世之人無功無德坐向享富貴使聞范嫗之事宜之所警

張承事女

湖州張承事女容色美麗以乾道癸巳歲生至紹熙庚戌十有八年矣事父母孝謹不妄出户庭是春忽得感疾常切〻如與人昵語醫巫不能治時有道流善揖制鬼魅行業孤高呼為熊先生郡人延譽於張邀至家方仗劍噀水此女出侮困之殊不少懾生深自愧悶起行外間假寐橋側蒐氣縈繞而上若出神然逢九天採訪使者巡游儀衛甚肅因詣車下再拜告以張氏女為妖所纏不容遣逐願賜指示使者曰可用金橋訣治之旋即夢覺再登張門行法女抑首

屆服問其姓名曰某乃其鄰廟神張承事昔貧時來禱於某頭以此女為妻緣是加意擁護今幾成富翁而頓負盟約所以作祟蓋其父母素心相許如此非敢擅殃之法師賜鑑可也生曰欲命工塑女像於神位之左儘可從容而令捨其精魄復還故幹如何神謝曰敬諾後遂帖然今已納壻

龍溪巨蟹

福州長溪之東二百里有湫淵曰龍溪與温州平陽棲境上為龍井山其下有大井相傳龍居之神淳熙初年七八月之交不雨五十日民間焦熱不聊生罄

祈禱請皆莫應士人劉盈之者一鄉稱善良急義好
施予倡率道士僧巫具旗鼓幡鐃農俗三百輩用鷄
鳴初時指井投牒請水到彼處天已曉僧道四方環
誦經呪將掬水於潭見一巨蟹游泳水面一紺絶大
背上七星狀如斗大如丸彈光采殊煥爛遷滌淨器
迎挹之蟹隨之以歸者才動足雲霧滃然亂興未達
龍溪雨已傾注明日遍迎往鄉閭觀者擁塞忽失蟹
所在甘澤霑足衆議送之歸彷徨訪尋乃在劉後園
池內又明日始備礼供謝復致井中自後有所祈必應
朱巨川

餘干園湖民朱巨川一意治生以不仁為富嘗白晝有人抛塼入室意姦盜所為審視之無所覩亦未以為異旬日後又自空墜大磨石于庭中繼而衣笥箱篋火從內起於是呼村巫治之怪愈益肆男女皆遭扼喉批頰吊縛箠楚舉室晝夜不皇寧乃命設道士醮筵禳請衆悉見火毬巡繞壇下科儀未竟抛石及於坐傍不復可施法其居旋為火焚遂徙寓別墅相去十數里百怪交作生計蕩析幾半有喻真官者過其家為言此非邪鬼敢然以君家用秤斗出入不均好利太過造物所不容天降其罰非人力所能救宜

改過悛心禍將自悉朱悔懼引咎一切改爲逮今無恙此卷皆呂德卿說

夷堅支丁卷第二

如皎鹿母

台州臨海縣古城富室李氏菴僧如皎母葉大嫂與長兄居於北村皎時〻往省淳熙十三年春母亡明年小祥皎修設齋祭畢還庵居喪夢母至再泣曰我以平生不作善事遂墜生為鹿只在近山中來朝當為鷹犬所赶遂汝可出觀之如見時以錢贖取切勿忘也皎覺而悲待天甫明率行僕數人俟於外辰巳間果有獵徒逐一鹿〻徑奔庵中皎持錢五千與獵人而留鹿飼養凡三年復夢母曰我償業已足免以

獸軀飫人口腹皆汝孝感所致也旦起鹿死柵間皎
埋之於墓側里巷呼為鹿母冢

石城廟神

贛州石城縣城隍祠在邑治之側水旱祈禱多應士
人敬事之紹熙辛亥五月十七日大雨傾注溪流溢
涌浸通衢丈餘祠門頽敗士民合力一新之門之左
右元塑兩馬是時忘設置踰日後知縣呂大年梦紫
袍吏立庭下聲喏云大王會傳語長官出入乏馬乘
欲暫假駿駟兩疋呂許之覺而思之山邑元未嘗養
馬安能遣借徐悟其事乃自捐俸錢即東西塑飾用

錦衣四健卒控馭至七月兼旬不雨致禱祠下香火才收陰雲正晝四合隨得膏澤歲以大稔縣人或夢神導從甚偉正乘所塑東邉馬云

陳恭公祖墓

石城永福寺縣主簿據為舍藏院相對有丘隴高且十丈相傳是陳恭公祖墓未嘗有人掃祭其是否莫能知之紹熙四年衢人鄭琯為主簿以其處顯敞可遠覽欲平治隴首建小亭工料已具僧徒慮或招譴交勸止之琯方居官自謂有威力殊不信听吏棄愿夜直宿書齋夢騶導錄續傳呼太師且至一金紫人

坐肩輿而來呼愿云我宅於西岡將二百載尔輩何得輙萌侵犯之心愿怖汗而寤亟以白瑄遂寢其役

廖氏魚塘

紹熙四年六月呂德卿以石城宰詣府道經雩都縣曲陽鋪東暫泊於居民廖少大旅舍盛暑偃息少大者頗可與語因言有親弟少四好使酒尚氣向時每每相淩置不與校所居有兩塘各廣袤二十畝田疇素薄只仰魚利以資生弟忽起分析之議勉從之至取魚之時弟倩村巫書符于瓦上沉於吾得東塘泊舉網不獲一鱗徐知其然亦召此巫用如前法於是

西塘亦然其後巫来相告曰汝兩人親兄弟自不相容而使我以邪術干正應貽譴罰各宜悔初心復同居共業吾當為尔解救之切勿再起狂念兄弟皆奉其戒巫乃別畫二符投之魚塘遂如故今每歲獲直不下數百緡巫不能為利誘驚人使和協為可嘉尚惜不問其姓名

李氏紅蛇

福州長溪人潘甲妻李氏顏色秀美年二十三歲方嫁後二年偕娣姒衆婦出游園見紅蛇蟠結於道上凝然不動注目諦觀之還家即得疾初時語笑無節

雜出怪異不稽之語然猶與人相應荅已而益甚書改變形態或靚裝華服新潔冠履簪花滿頭或被髮裸体一絲不掛跣行通衢中泥塗荆棘皆弗避路人聚觀疊跡殊不動容潘生懼其蹈死地閉之空室曉夕謹視之招村巫馬氏子施法考驗巫着緋衣集隣里僕僮數十輩如驅儺隊結束繞李向所游處山下鳴金擊鼓立大旗書四字曰青陽大展齊聲吽譟秾燒山捉鬼遇虫蛇之屬則捕取以歸沃以酒醋而享其神夜引李氏出唱邪詩與之對巫拾碎瓦一器赤足踐蹈李初亦傚爲足破流血巫又煆方塼通紅而

立其上煎湯百沸置大鑊用手拈掇頓于頭旋走三匝李皆不能遂歛臂屈伏巫傾沸湯令李濯足坐之小椅勒其供通姓名具狀言不敢再作孽乃遣一介押出門行百步許仆于地潘生挾起擁歸房了不省人事昏昏如醉經一晝夜精神稍復而極憊恥凡兩旬始安扣向來所遇不能言蓋自羞之也

海山異竹

温州巨商張愿世為海賈往来數千里未嘗失時紹興七年涉大洋遭風漂其舡不知所届經五六日得一山修竹戞雲彌望極目乃登岸伐十竿擬為篙棹

之用方畢事見白衣翁云此是何世界非汝所當留宜急回不可緩也舡人拱手白曰某輩已迷失路将奚魚腹仙翁幸教如何可達鄉閭翁指東南方果得善還十竹已雜用其九臨抵岸有倭客及崑崙奴望桅檣掛膺大叫可惜者不絕口既泊纜衆凝睇舡内見一竹尚存爭欲輟買曰吾不論價愿度其意必欲得試需二千緡衆齊聲荅曰好即就近取錢以償愿曰此至寶也我適相戲耳非五千緡勿復議崑崙尤喜如其数輦錢授之而後立約、定愿問之曰此竹既成交易不可番悔然我實不識為是何寶物而汝曹

競欲售如此盍為我言之對曰此乃寶珈山聚寶竹每立岸於巨浸中則諸寶不采而聚吾畢世舶游視鯨波拍天如平地然但知竹名未嘗獲覩也雖累千萬價亦所不惜僊始嗟歎而付之予謂温州未必有倭舶到岸而番客安得見仙當以詢彼人也

寶華鐘

王德全少卿珏紹興十四年待行在粮料院闕寓居平江横金市之西南曰魯都灣有田数百畝欲卜築于彼未果也相去又半里寶華山有禪刹曰慈嚴智顗殿宇宏敞近村寺宇皆莫及士人呼為小靈隱

主僧來謁主言曰昨梦神人告云横金王判院乃舊檀越與兹一方有善縁盍勉之使居此城其意殊不可曉於是王决策謀徙而未能遽辦集會其妹壻李耔通判以所居求售即買之而拆毀其材值以供用甫兩歲第宅雄成它日同姻朋詣彼刹登鍾樓讀其鐫誌曰重和元年將仕郎前崑山縣主簿王珏施淨財一力鑄造正與己姓名同主僧相顧歎異始悟神人有縁之語

阮公明

臨安於潛縣士人阮公明幼聰敏爲太學生不事拘

檢將性臨平鎮娶婦因醉持篙擊水手墜水死廟付仁和獄法為誤傷罪不至大辟而以久繫隕命後十年同舍生王賛自外州教授代到中都晚坐旅邸一僕捧刺來云阮上舍拜謁視其字則公明也相見悲喜叙舊款曲復邀飲於肆酒數行歎曰吾久隨鬼籍緣天年未盡陰司不收但拘縻於城隍晝日听出入夜則閉吳山枯井中如我等輩都城甚多每到黃昏之際繫黃累肚低頭匐匐而走者皆是也回首指其僕曰此人亦是各隨貴賤高下更相服役與世間不殊不足為異酒罷辭去握手囑曰某尚有十年留滞

未能受生幸為作書白家君修水陸道場可減六七年之限願無忘長揖而逝明日質遣報其父不之信質自捐橐金辦佛事資薦之數日後出外歸店人言阮留謝剌而去其所用紙蓋人間者自是不復見

人魚 鰍脊烏

乾道六年湖州市中弄蛇容養一魚於瓦盆狀似鮎而色黑腹下出兩手若人狀者十指皆具蓋所謂人魚也又武康山間産一種蛇名曰鰍脊烏大而善走逢人則昂首而立其尾着地不及寸須急趍避之乃免其害

卞山佑聖宮

紹興初湖州卞山之西有沈崇真道人者得真武靈應聖像因結庵於彼奉事之仍持符水治祟療病効驗殊異而民俗皆呼為真人後增建一堂買度牒為道士其徒從之者數十輩忽有紅光四道起於堂後近視則無所覩沈旬日試於光處掘地獲有青石長三大闊尺許上刻天關地軸相交糾兩目光彩浮動遂砌一龕自是士女敬信益倍昔時共為移遠鄉廢元峰觀額以標其宇沈守約丞相當國奏賜額曰佑聖宮崇真既没令厥孫住持云

圓真僧粥

呂彥能授自天台城中入山過村落一小寺其主僧圓真適出外守舍童熟寐室間呼之不醒呂　久頗倦暫卧榻上聞飲饌芬香徹於鼻覩起詣庖下視之炊煙微溫更無一物唯見釜傍以線繫崇寧四大錢寘四角固所不曉乃捨之而出僧正從外來迎且笑曰手脚以露不復自文幸小留共享於是飲酒數盃設粥一器糝如雪色味絕甘不知為何品僧曰恰見釜傍繫錢蓋為此耳其法用鱖魚大者四枚破除淨盡去首尾及皮以線繫骨端垂于釜中然後下水與

米凡鹽酒薑椒之屬悉有常數度其糜爛則聚四錢為一併掣之魚骨盡脫肉皆潰於粥矣所以美者如是山僧酸寒不足為貴公子道也呂醉飽而去

虞一殺螺

奉化海上漁人虞一以取研螺為生每得時率用生絲綿作圈套其上候吐肉出則盡力緊縛之急一拔了無餘蘊數年後右手背生惡瘡五指及皮俱脫落痛苦之甚略不能運動追悔前業誓不復更為久之乃愈遂弃妻子捨身為寺家奴

鄭行婆

台州城內一媼曰鄭行婆自幼不飲酒茹葷默誦金綱經未嘗少輟紹興辛未之春因往報恩光孝寺听悟長老說法中路遇屠者門正見臠割牛肉戲語同行曰以此肉切生用塩醋澆潑想見甘美迨到寺悟公問汝安得吃牛生媼曰出母腹以來不知肉味和尚如何有此說悟曰汝真不食邪命取藥刀圭注湯調為一杯使之服少頃吐出牛肉梡餘媼始悔恨妄想故示顯化益痛加脩飭今已九九十餘歲

嘉興道人

紹興五年冬秀州市上有貧道者衣裘極藍縷而顏

來腴澤人問之則以右手撮地若取物狀者數四元未嘗正錢往往來但指以為笑忽揖呂德卿兄弟曰無事時來我道堂中吃茶呂不暇即往然意非凡流明日訪其居已去矣

折玉龍釵

楊州平山堂左右皆隋煬帝故宮苑其地多已耕墾為田園淳熙九年村民因取土得白玉釵半股質理温潤上碾龍鱗甲寸餘黄栗色光采欲動統制官朱振出錢三千買之以示客呂德卿嘗見之

班固入梦

乾道六年冬呂德卿偕其友王季夷嵎魏子正羔如上官公祿仁往臨安觀南郊舍于黃氏客邸王魏俱梦一人着漢衣冠通名曰班固既相見質問西漢史疑難臨去云明日暫過家間少款可乎覺而莫能曉各道梦中事大抵畧同適是日案閱五輅四人同出加會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用緋帖尾云今晚講説漢書相與笑曰班孟堅豈非在此邪旋還到省門皆覺微餒就入一食店視其碑則班家四色包子也且笑且嘆因信一憩息一飲饌之微亦顯于梦寐萬事豈不前定乎

張四海螄

臨安薦橋門外太平橋北細民張使者世以鬻海螄為業每淅東舟到必買而寘於家計逐日所售入鹽烹炒杭人嗜食之積戕物命百千萬億矣淳熙十六年二月之夜螄在盎者盡緣壁登岸上床繞衣掃去復集至於粘着肌膚不可脫張慨然有悟遂發誓云從今日以往不復造此惡業自別尋一營生道路頭諸佛子監察言訖悉墜於地甫天明空所蓄投諸江而改貨煎荳腐以贍給此卷亦呂德卿所說

夷堅支丁卷第三